

歐、梅、蘇與宋詩的形成



黃美鈴 著



上庠博士 楊芬飛文
文津出版社印行



儒林選萃 6
黃美鈴著

歐、梅、蘇與宋詩的形成

文津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歐、梅、蘇與宋詩的形成 / 黃美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1998[民87]
面 ; 公分. -- (博士文庫. 儒林選萃 ;
6)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505-2(平裝)

1. 中國詩 - 宋(960-1279) - 評論

821.85

87004817

博士文庫・儒林選萃

歐、梅、蘇與宋詩的形成

著作者：黃 美 鈴

發行人：邱 家 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106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初版：1998年5月一刷

印數：1000本

ISBN 957-668-505-2

新台幣 270 元

歐、梅、蘇與宋詩的形成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一
第二節 重要研究議題	一
第二章 宋初政治社會與思潮	五
第一節 政治社會情勢	五
第二節 思想傾向	八
第三節 詩學思潮	十四
第三章 現實精神與社會關懷	五〇
第一節 士大夫的自覺與宋詩的現實關懷	五一
第二節 歐、梅、蘇關懷現實的理論表述	五三
第三節 歐、梅、蘇詩的現實關懷	六三
第四章 淵雅自適與日常生活化的特色	八〇
第一節 士大夫的日常之樂與宋詩的日常生活化	八一
第二節 歐詩與日常生活——淵雅自適	八五

第三節 梅詩與日常生活——化俗爲雅	九六
第五章 追求平淡詩風的時代趨向	
第一節 平淡詩風的形成	一二五
第二節 平淡理論的內涵與實踐	一三三
第三節 平淡的流衍	一五二
第六章 以文爲詩詩風的形成	
第一節 以文爲詩的義界	一七三
第二節 以文爲詩詩風的形成	一七八
第三節 歐、梅、蘇以文爲詩的創作實踐	一九四
第四節 以文爲詩的藝術特色	一〇九
第七章 尚意的詩觀	
第一節 意與理	一三四
第二節 意與學	一四六
第三節 意與語	一五二
第八章 結 論	
參考書目	一八八
	一九六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宋代文化對後世影響深遠，早自嚴復即認為：中國所以成為今日之現象，為宋人所造就者十九，宋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可以「承先啓後」來概括，（註一）歷史學者陳寅恪先生亦對宋文化極度推崇，謂：「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註二）在文化高度發展的宋世，它的詩歌也表現出特殊的藝術風貌。相對於唐音，宋調是中國詩史中足以和唐詩媲美的詩歌典型，它反映宋代獨特的文化特性與審美品味，並顯示其自身豐富的藝術特質，也充分體現有宋士大夫的生命情調。對這樣豐富內涵的古典詩歌典型，進行基本特徵的研究與藝術特質的闡釋，自是有其意義與價值。

詩在宋代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數量而言，據清·厲鶚《宋詩紀事》所錄詩人，「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註三）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又「增多三千餘家」，（註四）近時大陸北京大學所編《全宋詩》，詩人之數更逾九千家。（註五）較之《全唐詩》所錄「凡二千二百餘人」（註六）多出甚多。且兩宋詩人的創作數量都相當可觀，多至數千首，或近萬首。較之《全唐詩》所收「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註七）多出許多。宋詩不但數量驚人，它的成就在古典詩史上也極為特殊。唐、宋詩之爭，歷久不衰，（註八）宗唐、宗宋，各有所取，即足以說明宋詩具有足以與唐詩分庭

抗禮的地位。處於輝煌燦爛的唐詩之後，宋詩人們求新求變，無論題材內容、創作理念或審美意識上，都有新創，「高明者近唐，沈潛者近宋」、「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沈，乃染宋調」。（註九）「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醞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闢。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註一〇）唐、宋各具風神氣韻，皆有它一定歷史地位。

宋初詩壇普遍仍受唐詩影響，承襲晚唐者尤多，所謂的宋初三體：白體、晚唐體、西崑體，皆屬唐代詩風。真正具有獨特面目的宋詩，事實上形成於北宋中葉。北宋在全國一統後，雖有一段承平時日，但緊接著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危機日漸出現，外患問題衍生，特別是在仁宗朝時，這些危機更形尖銳，關心國運者，乃倡議改革。於是產生以范仲淹為首的政治改革，及以歐陽脩為盟主的詩文革新運動。宋初詩壇最具影響力的西崑體，其末流已弊端叢生，多以雕章麗藻、形式華美、脫離現實之作出現。有志之士，深感此種綺靡詩風無益於世，遂開始提出批判，倡言革新。其中以仁宗時期的歐陽脩（一〇〇七——一〇七二）、梅堯臣（一〇〇二——一〇六〇）、蘇舜欽（一〇〇八——一〇四八）等人團結所形成的文人群體最具影響力。且因其有自覺的變革意識，使宋初以來的詩風為之轉變，又能結合理論與創作，故成功的推動了詩歌革新運動，（註一一）是將唐風轉為宋調的關鍵人物。歷代對歐、梅、蘇在宋詩特徵形成中的開創性地位加以肯定的評述很多，以下將列舉數則代表性論述，以呈現他們在宋詩形成過程中的關鍵地位。

劉克莊曾指出梅堯臣是宋詩的開山祖師云：

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息，風雅之氣脈復續，其功不

在歐、尹之下。（註一二）

明白揭示梅氏開創宋調的歷史貢獻，他倡風雅的功績與歐陽脩、尹洙等同，足以扭轉宋初淫靡詩風。清·紀昀也評述歐陽脩、梅堯臣是使宋詩產生新變的關鍵，他說：

宋初詩文尚沿唐末五代之習，柳開、穆修欲變文體，王禹偁欲變詩體，皆力有未逮，歐陽脩崛起為雄，力復古格。其時曾鞏、蘇軾、蘇轍、陳師道、黃庭堅等皆尚未顯，其佐修以變文體者尹洙，佐修以變詩體者，則堯臣也。（註一三）

且謂：

後歐梅既出，詩格一變，億等之派（崑體）遂微。（註一四）

紀昀清楚指出宋初詩文發展過程中各家所作的努力，他認為歐、梅是為宋詩奠基的人物，西崑由是衰微，宋詩為之一變。

清·沈德潛、葉燮也分別論及梅堯臣、蘇舜欽二人對宋詩形成的開創之功，云：

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梅聖俞、蘇子美起而矯之，盡翻窠臼，蹈厲發揚。（註一五）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自漢魏至晚唐，詩雖遞變，皆遞留不盡之意。即晚唐猶存餘地，讀罷掩卷，猶令人屬思久之。自梅、蘇變盡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註一六）

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慶曆以後，歐、蘇、梅、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註一七）

由以上的論述可得知歐、梅、蘇在宋詩史的發展上，是處於開創性與關鍵性的地位。歐陽脩結合慶曆革新的代表人物范仲淹，及其朋輩梅堯臣、蘇舜欽、尹洙、石延年等人，形成一股革新詩文的力量，（註一八）對宋代文學起了決定性的影響，這次的文學運動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是一個新的里程碑。「確立了散體文的正宗地位，使駢體文在六朝以來六百年間所佔的優勢從此告終。由於古文運動的強大影響，產生了宋四六和文賦，宋詩也開始形成自身獨特的風格，卓然與唐詩並峙之美。」（註一九）歐、梅、蘇等人處於這樣一個變化、創新的關口，他們共同體現宋詩的基本特徵，這些特徵在往後宋詩的發展軌跡中，逐步被深化、開拓，終構成宋詩成熟的樣貌。在這個意義上，他們舉足輕重，堪在中國詩史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具有高度的研究價值。

仁宗時期的詩歌革新運動是與當時的政治改革、儒學復興和古文運動同步進行的，因此這運動其實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這個文學運動將宋文學導向新的發展道路。由於這個文學走向的轉變，是由此一時期的作家群體（歐、梅、蘇等人）共同完成，因此系統的、整體的研究，方足以透視此一轉折階段中宋詩的發展脈絡。

歐、梅、蘇是北宋中期詩歌改革風潮中的核心人物，既然他們是同一運動中的成員，必然在思考傾向、文學意識、創作理念、審美情趣上，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與相似性。雖然個人也都有其獨特之處，但大體仍表現出相類的文學趨向，這種共同的特性、整體的風貌，足以匯成一股文學思

潮，推動一個時期的文學發展。通常這樣一個文人群體的形成，是具有相同理念的作家群體，自覺或不自覺的自然結合。他們受到相同的時代精神，與審美風尚的滲透、激盪，在共同的歷史條件下，努力塑造出獨特的學術風格（註二〇），並體現在他們的理論與創作中。

以歐陽脩為首的文人群體，對當時風行的浮靡詩風，確實具有革新的作用。他們主張詩歌要能反映現實、針砭時弊，繼承具現實精神的風雅傳統（註二一）。由於歐、梅、蘇在詩歌理論和創作上都具有顯著的成就，由他們所倡導的詩歌改革運動，遂聲勢高漲，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指引了宋詩發展的新方向。宋詩的諸多特質，也在此詩歌革新運動後逐步形成，如現實致用精神的體現；對平淡詩風的追求；以散文化、議論化的藝術手法入詩；重視理性、反省精神；詩歌題材日益擴大、詩意不斷翻新等等，形成與唐詩不同風貌的宋調。

正因為以歐、梅、蘇為主的文人群體，在宋詩特徵的形成中，具有關鍵性地位，並表現出整體的風貌，奠定宋詩的獨特路向，因此「群體的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當個人確定這樣的研究論題後，所不斷反省的是，如何使自己的研究與探索真正有意義？面對一個幾乎席捲整個北宋文壇，構成中國文學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幕的文學運動，個人無時不勉力追問如何進行研究才能達成預期目的，而使整個研究成為有意義的創造性活動。源於這份「自覺」，使我在從事本文中每一個議題的探究時，都盡可能追索它的歷史意義，作史的觀察，因為每個觀念的形成，都不是憑空而來，自有其開創與傳承。能將它們放到宋代詩學思潮，甚至整個古典詩學思潮的發展脈絡中去考察，才能做宏觀的詮釋。在詮釋觀念時，盡量如實的呈現原典，以求貼近其原意，而避免個人過渡引申發揮。

在面對個別作家時，無不求其理論與作品的深入分析，因為只探求理論的發展軌跡是不夠的，

唯有結合作品，才可能對整個文學現象作綜合性的確切評述。同時也不把詩人們孤立、割裂來看，而力求做到對整個時期詩學的發展脈絡，作共性的掌握。

本文除了文學領域內部的現象分析外，也關注與宋文化有關的政治、社會、思想、藝術思潮與宋詩的相關性。（註二二）因此本論文所觀照、關注的層面，儘可能涵蓋文學史、文學思想、文學理論及作品分析等多重角度，期能概括宋詩在形成之初的基本特徵與共同趨向，這也是個人對古典詩學研究，作一新視野的試探。

由於本論文的重心旨在對歐、梅、蘇的詩歌理論與作品，作整體性的考察，以全面勾稽出整個時期，在宋詩特徵形成過程中的意義，與其歷史發展軌跡。因此本文在運用文獻時，並不著重在資料的排比，而用力於宋詩新內涵與主導方向的探討，及重要詩觀的釐清。希望在充分掌握原始材料的基礎上，進行分析、比較、歸納等綜合性研究。對材料的解讀以檢閱歐、梅、蘇的詩文集，及相關的詩話、傳記、序跋、提要、隨筆、雜著等材料為主，並參酌與宋詩相關的總集、別集等文獻。而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亦不容忽視，其中不乏嚴謹之作，盡所能蒐集之，並加比較、互證，以求掌握實際。透過這樣的研究，希望使這一時期的詩學理論與詩歌的發展、流變，能得到較全面的討論。並揭示它在宋詩以至於古典詩歌史上的意義。

第二節 重要研究議題

近十年來宋詩研究日漸蓬勃，根據大陸學者秦寶明與程杰先生的統計：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三十年間，大陸各類刊物所發表的宋詩研究論文不足二百篇，較之一九八〇年之後十年之間的六百

餘篇（註二三），可明顯看出宋詩研究在一九八〇年以後增長的快速，且在研究內容上，也有逐漸深入的現象。而台灣學界也有不少學者先後投入宋詩研究的行列。學術研究是一個不斷累積的工作，若沒有這些前輩學者豐碩的研究成果，進一步的發明，是不可能產生的。

近代學者對宋詩特徵的探討，成果已經相當可觀。如繆誠先生由唐宋詩風格體態之殊異，說明宋詩以意勝、美在氣骨、貴奇貴清、以深雋瘦勁為尙等特質。（註二四）日人吉川幸次郎以專題方式，考察宋詩特色，綜合而得有：敘述性、日常生活、社會意識、哲學性、論理性、與揚棄悲哀等特點，他的勾勒、分析，大致能概括宋詩的整體特徵。（註二五）徐復觀先生企圖賦予宋詩基本特質新的詮釋系統，進而歸結出宋詩在內容上，主意、多議論；在表現方法上，較唐詩顯得流動直遂，且在句法、字法上特別下功夫；在形象上，則表現為平淡、簡易。（註二六）張高評先生以破體與化俗為雅等議題，論述宋詩特色。（註二七）龔鵬程先生則認為宋詩的基本風貌，為知性的反省精神，並以「知性的反省」為有宋的文化特質。（註二八）王水照先生由嚴羽的論點出發，（註二九）從而就散文化、議論化和以才學為詩三方面，闡述宋詩的藝術特點。（註三十）又霍松林、鄧小軍先生主張，宋詩的特質是發揮人文優勢，通過人文意象的描寫與典故、議論的運用，以表現富於人文修養的情感思想。（註三一）另有學者就宋詩的審美意識、文化性格進行追索，如韓經太先生論述平淡觀作為宋代審美理想，由確立至理論成熟的意義、特點及指向。（註三二）更有專就宋詩尙意詩觀的特質作了討論，如黃景進先生從宋人論「意」與「語」看宋詩特色之形成。（註三三）胡曉明先生透過以故為新、由法入妙的考察，論說宋詩學尙意的內涵，並闡釋宋詩尙意與宋代人文精神的關係。（註三四）他們分由不同的角度詮釋宋詩特色，無論微觀、宏觀，各有精義勝解，對後

來者了解宋詩的總體特色，提供可貴的貢獻。

由以上所引學者的論述中，有幾樣宋詩的特色是經常被提到的，例如：一、重視現實精神與社會關懷，諸如吉川主張的重社會意識等屬之。二、淵雅自適與日常生活化的傾向，諸如吉川主張的重日常生活；張高評主張的化俗爲雅；霍松林、鄧小軍主張的表現富於人文修養的情感思想等屬之。三、追求平淡詩風，徐復觀主張的平淡、簡易；韓經太主張的平淡觀等屬之。四、以文爲詩，吉川主張的敘述性；徐復觀主張的多議論；張高評主張的破體；王水照主張的散文化、議論化等屬之。五、尚意，繆誠主張的以意勝；徐復觀主張的主意；黃景進從宋人論「意」與「語」看宋詩特色之形成；龔鵬程主張的知性的反省精神；胡曉明等就宋詩尚意詩觀的討論等屬之。

此處所歸納出的宋詩的幾點特色，雖不能完全呈現宋詩的全貌，但已能勾勒出宋詩的大致風貌，而就歐、梅、蘇的詩歌理論與作品而言，實已能表現出上述的特色。因此，本文將藉由此三家的詩歌理論與作品的探究，討論宋詩的形成。歐、梅、蘇轉變宋初詩人所承襲的唐風，（註三五）引導宋詩走向突破與創新的發展，對宋詩特徵的形成，有催化促成之功，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關鍵時期。目前學界在此一時期個別詩人的研究上，已有相當的成果，但有關北宋中葉詩歌革新的共同趨向與整體性的研究，尚未有專著問世，這對中國傳統詩史與宋詩研究而言，實在是一種缺憾。本論文的討論，即是希望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對歐、梅、蘇理論與作品的整體特色與宋詩特徵的形成，進行綜合性的分析研究。

因此，在探討歐、梅、蘇與宋詩特徵形成的問題時，以下的論題是本文所關注的：

一、重視現實精神與社會關懷

宋詩中表現出高漲的社會意識，及凌駕前人的現實精神，（註三六）而這種關懷現實社會的傾向，在歐、梅、蘇的詩歌理論及作品中已具體呈現。可以說，宋代詩人在社會關懷的表現上是極為自覺的。且這種自覺精神，和仁宗朝以後士大夫以天下爲己任的胸襟極有關聯。本文將探討此一現實精神與致用思潮，在北宋中葉如何形成？其興起與北宋時局、士風有何關聯？當時的文學思潮中，有何理論與之相應？除理論外，詩人們又如何在實際創作中反映真實的社會生活，指陳時弊，表現對民瘼的關注與同情。

二、淵雅自適與日常生活化的傾向

在日常生活平凡的場景中挖掘出不平凡的詩意，是宋詩的特色之一，而歐陽脩、梅堯臣的詩作，正典型地反映了宋詩這方面的特色。如果我們檢視北宋詩人的詩作題材，可以發現，其中有不少作品充滿了淵雅精緻的文人意趣與豐富的人文修養情思，因而使他們的詩歌展現淵雅、從容、自得的風貌，這是北宋士大夫精神生活的展現，也是他們共同的生命情調。本文將闡釋宋詩的日常生活化如何與宋代士大夫的生命情調，及優越的社會地位有關，並將由歐陽脩、梅堯臣的詩作，觀察宋詩如何透過日常生活的描寫，展現獨特的詩歌風貌。

三、追求平淡詩風的時代趨向

中國詩歌理論發展，宋代之前雖已有崇尚平淡之論，但以自然平淡爲詩歌的審美理想，衍爲一代風尚，成爲整個時代的審美共識，可說是在有宋一代。本文將探究歐、梅、蘇平淡理論如何形成、建立？在他們倡導平淡的審美追求中，又蘊涵著怎樣特殊的時代精神？他們的作品中是如何具體呈

現平淡詩風？

四、以文爲詩的藝術特色

眾所熟知，韓愈詩有「以文爲詩」的傾向，宋嚴羽也會以宋人「以文字爲詩」（註三七）評論宋詩的語言特質。仁宗時期歐、梅、蘇繼承韓愈「以文爲詩」的藝術手法，開啓宋代「以文爲詩」的新方向。以散文化、議論化的語言，豐富宋詩的內涵。他們以平易疏暢的風格，爲宋詩語言的時代風格，奠定基調。

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是：「以文爲詩」的義界爲何？這樣的詩風在北宋是如何形成的？它和古文運動的關係如何？古文革新的新論點與藝術性，如何豐富宋詩的藝術性？「以文爲詩」的詩歌語言和傳統的詩歌語言有何不同？其藝術性如何？它是否真的會悖離詩歌的本質？對宋詩的語言與內涵有何影響？

五、尚意的詩學

宋代詩學出現以意爲主的創作理念，無論詩人或詩評家，都強調「意」在詩歌中的重要性，相對於以抒情爲主的中國傳統詩學（註三八），二者有著明顯的差別。

在以意爲主的創作型態中，創作時思慮、醞釀、經營、鍛鍊等活動被強化，理性思惟的成分增強，因而體現出知性、反省的精神。煉意是宋詩中很高的藝術要求，關鍵是：宋詩主「意」中「意」的本質、內涵爲何？它和傳統詩歌裡的「情」有何不同？宋詩尚意與它的主理、多議論特質，是否存在一定的關係？意的表達中，其用思、命意活動，和語言文字又產生怎樣的互動，這些牽涉到詩

註釋

歌創作中重要的理念，而在歐、梅的理論、作品中已能發現其發展脈絡。本文將逐一解析，使宋詩尚意主理的新意念，在詩歌創作與語言藝術手法上的新突破，能得到充分的討論。

以上是關於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方法及文獻運用與重要研究議題的說明。希望由此可看到此一時代詩學主潮的基本特徵，及其中所蘊涵的精神。

- 註一：嚴復〈與熊純如書〉云：「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十之八九可斷言也。」宋文化的巔峰發展與價值，可詳參陳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論》，北京：新華，一九九二，頁一一一二。
- 註二：《宋史職官志考證序》，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先生文集》，台北：里仁，一九八二，頁二四五。
- 註三：《宋詩記事·序》，台北：鼎文，一九七一，頁八。
- 註四：《宋詩紀事補遺·凡例》，台北：鼎文，一九七一，頁一三。
- 註五：《全宋詩·編纂說明》，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一九九一，頁一〇。
- 註六：《全唐詩·序》，台北：文史哲，一九七八，頁五。
- 註七：同上註。
- 註八：參見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岳麓書社，一九八三。
- 註九：錢鍾書：《談藝錄》，頁四。

註一〇：繆誠：《詩詞散論》，《宋詩論文選輯》（），高雄：復文，一九八八，頁四。

註一一：參見鄭孟彤：《歐陽修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學遺產，一九八七年，第六期。葛曉音：《北宋詩文革新的曲折歷程》，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註一二：《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台北：廣文，一九七一，頁二。

註一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十三，台北：漢京，一九八一，頁八二五。

註一四：《西崑酬唱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集部總集類，卷十九，台北：商務，一九八三，頁三六二。

註一五：沈德潛：《說詩晬語》，《清詩話》，台北：木鐸，一九八八，頁五四四。

註一六：葉燮：《原詩》外篇下，《清詩話》，頁六〇五。

註一七：《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台北：商務，四部叢刊本，頁七八一。

註一八：明·胡應麟曾列舉歐陽脩師友關係，可資參考，其云：「韓稚圭、宋子京、范希文、石曼卿、梅聖俞、蔡君謨、蘇明允、余希古、劉原父、丁元珍、謝伯初、孫巨源、鄭毅夫、江鄰幾、蘇子翁、蘇子美等皆永叔友也。王岐公、王文公、曾子固、蘇子瞻、王深父、李清臣、方子通等皆六一徒也。」《詩藪·外編》卷五。歐公亦嘗自云居洛時，與志同道合之士，相互切磋交往的情形：「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送徐生之澠池》《居士集》卷五，頁三十六。另可參王水照：《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宋詩新貌的孕育》，《中華文史論叢》第四十八輯，頁七九——九五。

註一九：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高雄：麗文，頁三三。

註二〇：社會學家呂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在《文學社會學方法論》曾說：「當一個群